中华古籍保护

與孫淵如觀察論校管子書　庚午仲夏

管子多三代遺文然錯誤難讀僅成絕學懷祖先生所校剖析窔奧深中窾要悅服之至餘校亦多善者庸久欲為此未果今既在此許候旌節因敢手授原書句櫛字比宋本之善者既為一一補著其似是而非者兼訂正之更有心得者如版法篇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尹注四句為句誤也考版法解引此文曰四說在愛施有衆在廢私施與私韻五字一句本篇上句脫四字愛字遂誤讀下句有字屬上後解俗本又脫四字幸宋本有之解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

按說文解字云処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夂或从虍聲作處疑管子古本作処轉寫誤作夜耳虔識

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矣幼官篇若因夜虛守靜注者按者俱為謬說按後解作處虛守靜處靜對文處守字亦相對心術上篇云天曰虛地曰靜處字正寫作処便與夜字形近而斷非風清月白夜窓虛之游談也十二小卯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春秋並有此文今謂卯酉二字說文所載古文形相近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酉就也死古文酉从卯卯為春門萬物已出酉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氣節之名春當言卯秋當言酉言酉如四時篇春月以甲乙之日發政夏月以丙丁之日發政秋月以庚辛之日發政冬月以壬癸之日發政干支配合可證秋當言十二小酉十二始酉十二中酉十二下酉此篇的係先秦舊書故古文酉誤為卯先生素精篆籀之學當能知此也校勘此書將已卒業約發記六七百則如得付梓與晏子音義並傳甚善甚善內亦有後人淺俗之言非管子本文者擬分內外篇目以區別之庸不召不敢至暑氣漸逼入都之念頗切盼望營旋後即起身而猶縷縷於管子者見庸雖處困阨猶不敢廢業耳

與姚姬傳郎中書 庚午仲夏

自辛酉鄉試摳謁迄今十載矣乙丑在都遣舍弟之
鑾恵書垂問撰賜墓表肅函致謝未審達否每晤江
寧友朋詢知精力尚健慰慰文教日昌諸先正提倡
於前後起之士精詣獨到者間有其人而浮薄之徒
逞其臆說輕詆前輩入室操戈更有剽竊膚淺之流
亦肆口雌黄嫚罵一切甚至呵朱子為不值幾文錢
者掩耳弗忍聞此等風氣開自近日不知伊於胡底
二三十年前講學者雖不及今日之盛而澆薄之風
亦不至是殆盛極必衰不可不為人心世道憂也耆

儒碩學漸次謝今東南大老負海內重望者惟先生
及若膺大令易田徵君數人而已而高道德能文章
清風亮節被拂海內幾四五十年者於先生為最也庸
有志於學處境困阨舊業將落不克時領誨言昨於
友人處見大集刊成中論左傳一條尤為精絕以未
讀全書為憾今年應順天鄉試道出德州小住逾月
與高足管君異之昕夕聚首持論頗合其學識超邁
流輩所交門下士如鮑學士陳編修郭頻伽諸君皆
所不及擴以見聞寬以歲月必成通儒決為先生傳道
之徒竊欣幸焉管君南旋鄉試肅書致候庸再拜

纂十三經集解凡例 庚午季夏代

一集解以現行頒立
國學本為據如易用王弼韓伯書用孔傳詩用毛鄭
三禮用康成春秋左傳用杜氏公羊用何休穀梁
用范甯孝經用唐明皇注論語用何晏爾雅用郭
璞孟子用趙岐所以謹遵　功令俾經注完善無
抱殘守闕之虞且必具列本義而後附錄古注甫
可考其同異訂其是非否則仍無異乎專守一家
之學矣

一集解以別行舊本為據如陸氏經典釋文呂氏古

易音訓李鼎祚集解史徵口訣義皇侃論語義疏
趙岐孟子章指孫奭孟子音義既為漢唐舊籍故
捜輯古義咸依采焉

一集解參考新舊輯本古經亡逸嗜學之士甄采羣
籍會稡成編為今集解之嚆矢如宋王伯厚之鄭
氏周易詩考
國朝余布衣蕭客之古經解鉤沈孔常博廣林之鄭
學孫觀察星衍之周易集解王光祿鳴盛之尚書
後案臧文學庸之毛詩馬王徵韓詩遺說陸機草
木蟲魚疏周禮賈馬注儀禮喪服馬王注禮記盧
氏解詁王肅注蔡氏月令章句孝經鄭注論語鄭
注爾雅漢注嚴上舍蔚之春秋內傳古注輯存宋
孝廉翔鳳之孟子劉熙注皆玉海珠船也茲會其
大成以解焉

一儀禮公穀素號孤經先儒傳箋復尠遺典何氏有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君則起膏肓發
墨守箴廢疾雖體製稍殊咸為漢學茲並采焉賈
公彥儀禮疏序述舊二家一齊之黃慶一隋之李
孟悊既皆六朝之儒今徵以補其闕故此解以隋
為斷不錄唐人之言

一許叔重五經異義羅列古今家說鄭君稱名以駁
正之說文解字於本義之下兼引羣經為證近臧
處士禮堂著說文經考十三卷上列本經下列說
文翁鴻臚方綱稱為自來作說文經考者所未有
今據此采入鄭志為鄭君孫小同所撰近人分經
彙纂既是許鄭經解今並集之

一集解兼用子史舊注如史記漢書徵引詩易服虔
應劭義異本經呂覽淮南並有月令高誘許慎說
殊禮注既皆漢儒誼兩引

一離經斷句既以現行本為據乃有輔嗣安國所未
解而馬鄭荀虞言之頗悉景純元凱所不了而李
樊賈服釋之更精況兼上下異屬句讀不同則參
用儒先附麗經下其有本注已具者仍次於本注
之後

一易書二經釋文正義往往舉季長康成說之同者
而并言之曰馬王云云詩正義言采其莫曰王肅
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周禮考工記㮚㮚十有二
列疏曰賈馬以此十二列比聘禮醯醢夾碑百甕
十為列又以胃鳴者釋文曰賈馬作胃既已義同
無煩分列今悉如本書兼舉不失舊觀若或彼此

不同繁簡有異仍兩列之庶無混并之嫌

一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石渠禮論及杜氏通典所載晉宋六朝議禮之文分經附錄集解之後班氏白虎通存兩漢經師古今文異説與石渠禮經論五經異義同執亦分經采入

一集解經文頂格本注雙行小字即附經下本注之後次以釋文大書夾注一如原式次以正義單行小字又次以他經釋文正義又次以諸史注又次以諸子類書又次以文選注皆提行低一格大字所注篇名卷數仍用小字

與孫淵如觀察書 庚午季夏

途次謁王懷祖先生誨之甚殷所惠至厚書函中希為道及感謝之忱前在安德承諭五帝為五行生旺之氣先王祀典不可輕廢後世乃有東嶽火德關廟釋氏北極之尊禮為五帝復祀之明徵配合適當并論文宣王之不襲封則五王祠上無所啓行聖公下無所繼説極精善庸謂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亦後王褒崇之意此等議論須著文以發明其旨俾可考而行之尚書義疏發明古今文之學有前人所未言者聞將續著堯典徵子等篇此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盡

高足之稱始自何時
當攷 虔識

然必先盡夫我力之所能為餘俟後人補之不可一
意委之來學致彼此蹉跎也汪君家禧為門下詁經
精舍高足弟子所業精進實兩浙諸生中第一阮侍
郎劉宮保戴金溪陳恭甫許周生諸君並以為然非
庸一人私言且誼篤師友歷久不渝遠非浮薄譁囂
輩所可同年而語夙承獎借銘感尤深庸來時修書
敬候意欲得大集并所刊書伏讀舊與先生宜惠然
荅書並賜近刻數種以酬其意庶使貞讀書人亦稍
有起色閣下本樂善不倦庸尤樂道人之善聒聒不
已諒不嫌其瀆附去先考誌銘家傳勒石文各一首
以備尊撰愛日居遺文序有所采擇

與王懷祖觀察書 庚午季夏

庸私心敬仰已二十餘年一旦獲親承提命幸何如
之且獎所已能勉其未至飲食教誨感何可言頻行
分惠鶴俸至渥先生清德著於海內曷以克當而辭
不獲固卻又不恭拜登殊歎然承諭學問人品政事
三者同條共貫尤為至論即先聖微言不外乎是先
生蓋真能以實學實心而行實政者雖不合乎流俗
而至誠所感動契
主知蓋以此庸當終身佩之於學問一塗粗涉津涯
或能黽勉萬一至舉業荒落科名或有幸雅望也拙

著二冊呈政古韻臆説未全俟録出再寄上昔劉端臨訓導知庸最深待庸至厚每述先生篤於友朋之誼接待後學始終如一謁見之下信而有徵矣所有庸激仰之忱肅函致謝阮侍講　如留都寄書可達也

與阮雲臺侍講論古韻書　庚午孟秋

庸前自長安城來懷祖先生敎之曰毛詩漢廣一篇字字皆韻不可休息不可求思休求固韻息與思皆韻也南有喬木漢有游女喬木游女亦幽宵魚侯之通協也下四句廣永泳方皆本韻虛字有之不可亦字字相對如山有荷華隰有扶蘇荷華四字四韻讀何如胡蓋古方音二章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松與龍韻喬與游協猶漢廣之喬木游女也蓋詩人之例句末之韻必用其本類韻上之字乃用其通協庸按草蟲首二句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要聲翟聲皆宵類也

草與阜幽類也蟲與螽冬類也却一字不相通假又虞書之歌說者皆取喜熙起明良康脞惰墮三韻而不知上文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為有韻也蓋勑天之命天與命韻惟時惟幾時與幾韻毛詩假樂一章人天命申為韻卷阿八章天人命人為韻此天與命韻之證也春秋昭三年左氏傳叔向稱讒鼎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詩桑柔三章資疑維幾為韻皆之脂通用此時與幾韵之證而帝歌之二句四用韻與銘辭之旦顯為一類世怠為一類正同昔錢少詹事以銘辭八言字字皆韻庸謂帝歌亦然上句勑與之皆之類二惟字脂類而言韻者不取此夫帝首作歌經有明文何以反獨無韻孔傳曰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是晉出書傳未始不以此為歌也至孔仲達乃有將歌而先為言既為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云云等謬說則至正義始不以此為歌辭竊舉新得奉質希有以教之

石破天驚可俟百世讀書之不可粗心如此　虔識

與宋芷灣太史論刻愛日居遺文書 庚午仲秋

庸舉業荒蕪現屆場期但數日耳讀誦晝夜不絕而有一事斷不能不因此暫停者為亡弟遺文欲求正定擬有便即付梓故盡二三日之工手錄呈政如俟之場後恐

榮命在即必有所不暇而非先生之明識不足以定之此區區之志也亡弟處境極難人倫骨肉所遭不偶而其惓惓剴切之念痛哭流涕之言實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亡者之意因有家庭之過本秘之又秘不肯示人即偶有一二知己見者亦無不戒庸謂斷

不可彰其過庸竊以為不然吾弟至孝至行不幸早没且書中指切之人至今不能改乃反欲為之隱諱而深没賢者之實此庸所不敢出也且書中指切庸過實多且大庸亦願陳不孝不悌之罪以著吾弟之賢但使天下後世人人知吾弟為大賢庸為至不肖而弟之賢傳矣而庸之願足矣即有暴過之失庸自一身當之於亡弟無與也若庸不傳此稿則吾弟大賢庸實磨滅之清夜撫心不忍為此又著賢之事大暴不肖人之過其失小萬一此集必不可為人所見庸猶將刊板藏之名山古刹梵之天地鬼神以著吾弟之賢則庸雖至不肖尚無没賢之罪乎先生今之賢者也能憫此志而定其文賜以數言之序跋則無異起死骨而生肉之矣其感激當何如耶庸再拜八月朔

附宋芷灣太史答書

讀愛日居遺文真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雖欲磨滅之安得而磨滅之今將來札奉繳此段苦心至論略加潤色即可作刻板弁言兄弟皆賢使我讀之頃禮草草數言不能形容萬一也諸家贈言只數篇可觀文不足以發其人之光寀取焉即請元

安湘頓首

上蔣丹林祭酒書庚午仲秋

庸再拜祭酒先生門下前面諭首藝筆似史記庸何足以當之然七月中日讀司馬子長書極愛伯夷列傳用筆縱橫跌宕不可端倪而細尋其脉則一線貫串絲毫不紊文律之謹嚴後世鮮能及之說者謂漢魏人法疏唐宋人法密非知言也此篇言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 六藝之文必折衷於孔子故堯舜禹相讓可信而由光不可信伯夷無怨當以孔子序列之言為信軼詩有吁嗟命衰之歎為鄰於怨不可信也此史公謹慎之至所以辨正舊文而更為列傳之

意後舉顏淵盜跖以證夷齊見天道於善惡不在報
施一時而在立名後世而立名之士必得聖賢為依
歸所以收盡通篇而數世無孔子已之不遇也此傳
千古創格推尊孔氏至矣盡矣先黄老後六經之論
胡為乎來哉最喜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
用希下接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又子曰道不同不相
為謀下接亦各從其志也又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下接以歲寒
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按亦各從其志也者即曾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史公

據古文作從字通用曾經直如已出隨手拈來皆成
妙諦真乃神化之筆鄙埶故顏淵亦喟然而歎數語
合之本題渾然無迹窃學此焉禮記曾子問吉凶軍
賓嘉之變此言小戴禮記也又廣以天圓律數之學
此言大戴禮記也曾子問本禮記篇名禮記曾子問
五字本字字皆實文用此五字則字字凌空謂禮家
記載曾子所問吉凶軍賓嘉五者變禮也問講故黨
人歎孔子之大博學無所成名者達巷黨人曰大哉
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猶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
乎民無能名也故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本有

美無惜黨人歎孔子博學孔子自言約禮也下文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即約之之謂射御雖藝亦禮也用此正合魯國秉周公之禮伏下禮經十七篇及夏殷禮必折衷於孔子折中內藏約字教學二字亦一線到底論語開卷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此言博文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言約禮也何以證之證之以終篇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再證之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本題君子與起結兩君子俱是一人皆孔子托以

立教約禮之至馴至知天知人不愠不怨即下學上達工夫所謂一以貫之也更推以弟子孝悌謹信愛眾親仁此約禮事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博文事也賢賢易色事父母事君信友此約禮事雖曰未學言博文事此二章言初學即以約禮為本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道此言博文事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此言約禮事立者何立於禮也故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庸之自記謂不如此解不足以貫通全經先生評語亦云古人立言無不相貫通不謀而暗合何印證之深如

此也毛詩江之永矣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作江之漾矣說文永部引詩作江之羕矣又水部漾水字古文从養作瀁然則永羕漾瀁養五字皆通孟蜀用漢之廣矣者詮題至大至剛也廣大也用江之漾矣者詮題直養無害也漾養也宋芷灣陳恭甫兩太史謂羕之於養究多一轉折不如用易語蒙以養正等句為本字尤切因仿其意易之其氣勢不及原本之潤大而用意精密似過之希定其從違閒批語未竟更送上并附鄙說求正伏惟匡所不逮幸甚幸甚

此篇證疑訂誤有功千古虔識

與郝蘭皐農部論校山海經書 庚午季秋

山海經西山經浮山多盼木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凡二見箋疏曰郭既音盼知經文必不作盼未審何字之訛庸簽云盼字不妨有兩讀手示以經典內凡加音者必係異字若同字不須加音鄙見以經典內加音有異字者多同部及聲相近之字也有同一字而其讀不同者乃高下疾徐之別猶後世一字有四聲而其義亦因之而異也顏氏家訓音辭篇云鄭元注六經高誘注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

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内言急言徐言讀若之
類益使人疑又如公羊傳一伐字而有長言短言二
讀釋名一天字而有舌腹舌頭兩言一風字而有橫
口合脣言之踧口開脣推氣言之之別皆同字異讀
之證也又禮記樂記祭義皆有易直子諒之心句鄭
注俱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
疑立注云疑讀為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
之皃周禮冢宰之職六曰主以利得民鄭康成云利
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外府掌邦布之
入出注云布泉也布讀如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
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是皆同字加音之
明證其所以異者不子之子與父子音異疑立之疑
與疑慮音異利民之利與財利音異宣布之布與布
帛音異故疑然今本公羊傳作仡然而不子當從徐
仙民將吏反陸德明如字非也樂記祭義釋文同手亦云盼
字从分聲即使有兩讀似不得以盼音盼庸按盼从
分聲一語已了然字从分而讀亦從之者如詩碩人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倩从青聲盼从分聲為真清合
韻詩人必不讀盼敷莧反也又如王襃九懷進瞵盼
兮上丘墟此讀盼如彬又讀瞵盼如瞵矉聲雖小變

猶為盼之本音古讀原近是也然詩美目盼兮徐仙
民敷諫反呂忱字林匹簡反又匹莧反陸氏毛詩音
義敷莧反論語音義普莧反音切皆轉入元類與分
聲之本音真文類已不同故郭必加音猶禮記子諒
恐人讀為父子之子故鄭亦加音矣釋名釋天曰豫
司兗冀以舌腹言天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
頭言天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夫三百篇天字古音
在真類而顯坦二釋取音相近者已轉入元類故知
郭傳盼音亦轉入元類景純仙民皆東晉人而非三
百篇之盼與倩韻也釋名釋天之由真轉元亦同斯

例山海經內郭音似此者皆非誤也聲音之道當於
今人之異者會其同又當於古人之同者求其異庸
雖能言之而未能盡之北次山經繡山其中有鱯黽
郭傳鼃黽似蝦蟇小而青箋疏曰鼃當為耿字之譌
耿黽見秋官蟈字注亦見爾雅馬元伯曰爾雅郭注
耿黽似青蛙鼁䵹似蝦蟇此云似蝦蟇則不得以鼃
黽為耿黽秋猶古同聲鼃疑即䵹之或體䵹說文讀
如戚䵹之變為鼃猶䵹之音為秋也秋戚亦一聲之
轉手示云郭鼃黽似蝦蟇小而青一句兼包爾雅二
物若但云似蝦蟇則是鼁䵹又云小而青則兼耿黽

矣爾雅言在水者黽此經曰黽皆水族也庸以尊說與馬君說皆是而分析未清何則爾雅上文鼁䵶蟾諸郭注云似蝦蟇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此一物也下文在水者黽郭注云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此又一物也蓋同類異種山海經注實兼爾雅二物言之尊說融會二經注最善然以黽為兼有蠽黽耿黽義則可以蠽即耿字之譌則不可馬君詮發蠽字之義至精能心知其意確不可易特謂此注言似蝦蟆則不得以蠽黽為耿黽似失之太拘但不得以蠽為耿之譌何妨以黽為耿黽是於郭氏兼包並舉之旨有未察耳庸請申言馬君蠽字之義曰說文黽部䵷下云䵶䵷詹諸也詩曰得此䵶䵷（今毛詩作言得此戚施）其行䵷䵷又鼁下云鼁䵶（舊作先鼁訛）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鼁鼁其行䵷䵷（此即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也舊作先先訛今改正）从黽从先先亦聲䵶下云鼁或从酋然則鼁䵶實一字也今爾雅作鼁䵶蟾諸者鼁即鼁之訛釋文字从去起據反則陸所見本已誤䵶即鼁字不當重出以說文校之則䵶當為䵷爾釋文音秋則陸本已譌今通志堂本作䵶从酋更誤中誤矣然即此可證展轉相乘之致書此奉復鄙說如有可采或附之訂訛并以質

之

虞部

蘭皐先生荅書曰漢儒不言音故多譬況假借之詞晋人始言音故多取字異聲同之字以定本文之音如山海經穆天子傳方言之類皆郭氏注其所作音大氐取用異字閒有同字者必與正文相涉而譌承示鼃黽詹諸一条讀書精細當采入拙著爾雅古音義疏中舊引說文虫部蜩鼃詹諸之文以證爾雅鼃黽鼃字之譌自以為得之矣今以先生及馬元伯之論剖析精當勝於鄙見遠甚又馬虞部引夏小正鳴蜮傳曰屈造之屬也淮南說林訓鼓造避兵高誘注鼓造亦蝦蟆造鼃䵶古音同去屈蜩音相近屈造鼓造鼃黽蜩鼃皆一聲之轉郭注爾雅云淮南謂之去父廣雅去蚥蝦蟆也鼃字非譌庸按西山經浮山多盼木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又黃山盼水出焉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又皐塗之山有獸名曰玃如郭傳音猳嬰之嬰箋疏曰經當為玃注當為玃按玃玃實一字凡犬旁豸旁之字皆互通矣北山經單張之山有獸名曰諸犍郭傳音如犍牛之犍神囷之山郭傳音如倉囷之囷東山經番條之山減水出焉郭傳音同減損之減海内東經肄水出臨晋西

南郭傳音如肄習之肄箋疏曰水經注本引作肆水故郭音肄習以別之按肆亦古肄習字鄭注玉藻云肄讀為肄此經如作肆水傳當云音如肆習之肆大荒南經有山名曰去痓郭傳音如風痓之痓有小人名曰菌人郭傳音如朝菌之菌海内經有菌山郭傳音芝菌之菌凡郭音經傳同文者十見皆一字有異讀之明證可決非相涉之譌并無藉取徵於他書矣至說文蜩字與鼁𪔂鼀皆一聲之轉蜩鼁之不得連文猶鼁𪔂之不得連文也說文黽部之𪓷誤為鼁猶爾雅釋魚之𪓷誤為𪔂也去聲古在魚類與幽類異鼁之為鼁實形之訛許書所載皆三代古文與爾雅相表裏正以鼁𪔂本一字故爾雅鼁𪔂當從說文作鼁𪓷不得援廣雅去蚥爾雅注去父遽執爾雅从去為不誤鼓與去皆魚類屈則遠在脂類蜩則仍與鼁𪔂秋戚為一類未可彊合鄙見雖然恐啟黨同伐異之習故不復論難附識於此王懷祖先生見前書云尊說據說文以訂爾雅之訛是也十月五日識

謝蔡生甫學士書 庚午仲冬

承賜愛日居遺文并言字字典實如經浩氣流貫此
之謂真性情此之謂真文章信足發揮孝行闡揚至
性謹謝庸自慚謭劣亦信亡弟之立心制行自有可
以不朽者近讀明史見朝廷有忠讜學校存公論即
遭逢不幸而其惓惓忠愛死不忘君百折不回至今
凜凜有生氣何風之近古能令人感泣如是蓋導迎
善氣扶持正類在上之人振揚之而弗銷沮之斯可
美先生以為何如新刻山海經箋疏頗可觀覽適有
副冊詒上昨見梧門祭酒屬候順祝長至之慶庸頓

首

跋汪銳齋員外題臧孝節遺書後 庚午季冬

甲子孟夏庸入都因龔闇齋郎中獲交銳齋先生先生篤學手不釋卷動必以禮兼師漢宋儒有皆朱子者必正色規之且反覆敎諭之承德孫鳳卿觀察輯祕緯通書求序言先生不之許曰此衰世之書非聖人之言先代已禁亡之久矣何為復出其衛正道也如是篤友朋誼接後進藹然可親不知其耿介也遇一善必極口稱譽之乙丑秋庸遭舍弟之變撰行略為商訂文字往復不倦既助剞劂費復摹印孝節錄百本為庸徵詩文每稱弟必曰孝節先生時先生已

失官貧甚力勉爲之怡然自樂蓋天性孝友欲以此
風世也往時士大夫與庸交好者多敦孝崇節愛弟
敬弟不啻若自其口出然好義之過未有如先生者
後愛庸益至過從無間或至漏二三下方散若昏定
人靜寓齋聞扣門聲必先生書至論文或言經義也
手札數十通墨蹟猶新今寶藏之庸將出都賜贐貽
具并寓書交好為謀行李資臨行假亡弟遺書略觀
大旨題數語歸之即此文是已庸與先生永訣亦在
此日所撰墓誌銘書行略後各一首已先付梓今續
刊孝節錄不及先生為商定不勝質亡之痛云蓋庸
昆弟於先生固存歿交感者也

與秦小峴少司寇書 庚午季冬

走候未得見目已愈否念念閣下古道照人接引後進海內之士將望風奔走況一同郡之人耶知先生非拒客者庸亦無所干相見則所談者不過學問文章之事此先輩之於後進相需甚殷者昌黎已言之矣庸雖布衣頗自愛重自入都以來同鄉先達足跡所到者惟閣下之門及吳玉松侍御所而已然亦不敢數數輕詣若吾邑先進固未嘗一造其門一投名刺也更有某學士者平居頗砥礪自好嘗慕庸之為人并愛其文託郝蘭臯農部導意延往一見至今未

去蓋既已知慕不妨先顧而必欲令趨勢乎昨蒙執
事惠然枉顧此非庸之所敢望者也近為吳鑑菴通
政使纂中州文獻考踰月未出每夜必至漏三四下
飢寒不恤孜孜於此殆天性然也雖其事甚煩且重
將來能成與否皆不可必而現在之勤篤性命以之
拙纂蔡中郎章句已刊成謹奉獻一冊乙丑撰賜亡
弟傳文已付梓人矣垂鑒不宣

答秦小峴少司寇書

庸再拜司寇閣下惠書詞旨甚美款奬甚至感感久
擬申所欲言因考唐韓文公昌黎人葬河陽徧檢北
魏新舊唐書世表地志列傳及李翱皇甫湜所撰公
之行狀誌銘神道碑并公之遺文粗具其稿因是遲
遲先聞閣下已請告色喜一則遂閣下之素志二則
庸可常奉教于左右趨候知為閽人所誤王石渠觀
察之待庸也聞庸名授門者曰客來則謝以疾惟臧
某至則延之進其嗣伯申學士與庸為學問之交數
數來寓中所居僅一廛之隅庸奪於他事反不能常

過從閣下達尊庸為同郡後進所當師事者若同邑之人固未嘗輕造其門一則恐為不知者所輕二則庸固有以自重先生固知庸且待之厚者如亦以常人相待則深負之矣憶自乙丑冬將出都始見閣下寓齋懸姚秋農宮允聯句云東山久繫蒼生望白首深懷報國心秋農非妄言者已心敬之既而足下枉顧且遂其所請為亡弟作傳今年來溫然相待如故乍見時執孫觀察詩箋先生誦其句云一縷名香兩行燭使君舟過路人知謂何必擺欵庸聳然聽之始知道義之尊既篤之于金大司寇又招之飲許為鄙

文作序并示所刻文稿先賢節孝等事所以誨之者甚詳謂當奉贈一帙庸雖溺志於詁訓考訂未嘗不有意於文章頗讀先生之文庶知立言之道閣下又持程君同文所撰壽言指告歸事以見意曰余思請告已數年於茲矣尚未能去因吁嗟再三庸始洒然異之今信先生之不我欺非賢而勇者不克也輓近軟罷癈弛一切偷且苟簡聊以度日所見所聞莫不盡然不知伊於胡底此正人君子所刻不能忍者大抵根於人心之不古雖孔孟復生恐亦難措手庸有志於古惜鹿鹿謀衣食志氣銷沮不克遂其素守可

傷矣漢季董卓禮召名流不屈以全高者惟鄭康成一人然時勢不同逼迫有輕重未可概論伯喈祇欠一死鄙論以上有獻帝不遽責以死所見當終遯一籌至伯喈之惓惓漢記與司馬子長下蠶室而著史記同危素本元大臣師入投井乃為僧誤然不死以成元史其失猶小至入明仕翰林為御史王著等論譎而死則辱之至矣豈可與伯喈並論乎明東林起無錫士大夫以志操氣節相矜重先生生其後被其流風遺教故出處進退素有定見知人論世以道義相責難此誠今之古人也接引後進不為一時盛衰之態久之而不變庸於閣下亦不敢如世俗之相待但敬之於心歷六載如一日或久之而後親此必有所見而然也今私心所惓惓者思盡讀先生之文以竟其說及鄙集序文之望踐前約耳

秦小峴少司寇原書附

日前奉書鹿鹿未報而枉臨又為閽人所誤悵悵

弟以衰病乞休嘗

恩准告病僕於進退之義自審有素容日當面談也李習之有言近代以來為學者以鈔集為科等之資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足下布衣短

按此論中郎可謂銖兩悉稱一字不可挪移精當之至懿行

禍躬學古知道其人其文俱以古人為師宜不屑趨謁達官然今之所謂達官者不特無道德可重亦并無勢利可趨足下尚不免重視今之達官耳拜讀尊著蔡氏月令章句叙為中郎辨寃甚善甚善惟中郎被辟成疾時卓必欲致中郎進退之際宜以死殉才是不降不辱卓為漢賊聞其誅而歎雖非同逆亦過矣中郎之惓惓於漢紀危素之惓惓於元史史可不可而身固不可辱也中州文獻考是著述之大者僕嘗聞吾鄉顧祭酒復初先生所纂河南通志最為善本吳通政有是書否渊如聞弟告歸之舉必稱善也比復并候文履不宣弟功秦瀛頓首

荅秦小峴司冦論韓昌黎書庚午季冬

十八日手書蠅頭小字知目疾已愈高年嚴寒勤篤至此後生可不力學耶承示韓文公自稱昌黎為郡望如韓麒麟顯宗史明言其昌黎人然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漢弓高侯穨當裔孫尋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其後徙安定武安今彰德府之縣也後魏武安成侯者徙居九門今正定府之縣生茂封安定桓王二子備均均安定康公生晙晙生仁泰即公之曾祖其別支避王莽亂居楮陽者後有河東太守純四世孫安之晋員外郎子恬恬子偃偃子潁潁子播徙昌黎棘城則公之望

為潁川爲安定爲九門而非昌黎審矣唐李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曰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五代祖鈞曾祖晙祖泰皇甫湜撰公墓誌銘言公爲安定桓王六代孫公撰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亦曰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即公之祖也再考之魏書列傳第三十韓秀昌黎人也第四十八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皆非公支系所自出惟列傳第三十九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進爵九門侯安定公卒贈定定王謚桓子備襲爵安定公備弟均早卒均弟天生襲爵此眞公之郡望與公所自言并李白李翺皇甫湜等文無不脗合即宰相表之所本其昌黎之韓有韓秀祖宰父眪子務有韓麒麟出漢大司馬增後父瑚子興宗頴宗弟素懷興宗子子熙仲穆頴宗子伯華武華諸人與潁川安定九門之派毫無系涉即使公稱郡望固不當捨安定而舉昌黎矣公撰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曰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云云公於同姓别支猶詳舉而分别之如此豈自昧其所本乎况昌黎之韓雖贈五等之爵未加王號之

史記索隱朝鮮列傳郡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應劭注地理志遼東險瀆縣朝鮮王舊都

封亦不能著于安定也示又云昌黎棘城非今直隸之昌黎按一統志表今昌黎為漢之絫縣前漢屬遼西郡後漢省入臨渝考班志遼西郡領縣十四其交黎臨渝二縣並渝水所受應劭注交黎曰今昌黎然則東漢本有昌黎縣即西京之交黎而非臨渝絫二邑省并也續漢書郡國志屬幽州晋書地理志上為平州有昌黎郡昌黎縣言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元菟帶方樂浪五郡為平州盖已兼遼東西之地矣魏書地形志營州昌黎郡特言晋分遼東置末清晰其領縣三龍城廣興定荒真君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皆屬龍城然則棘城縣舊屬昌黎郡故魏史傳唐書表皆曰昌黎棘城自宋書州郡志以下無考唐志平州盧龍縣有溫溝白望等十二戍昌黎其一也金大定二十九年始改廣寧縣名昌黎寔因乎古是昌黎之縣本著於漢晋東魏而湮晦於北齊後周隋唐五代遼宋之間　國朝則承金元舊名其地即今之直隸永平府昌黎縣非有二也至明季孟縣所出韓昶墓誌石其文膚淺恐係贗作先生深於古文理法當能辨之庸一見其文即未之信數日王伯申學士來寓所言不謀而合并云伊有石搨本

書法亦未佳故公葬河陽雖有明文而里居未審公為他人傳誌碑銘皆實著其邑或并詳其先世所居及子孫遷徙之所何獨自言空舉郡望而郡望又轉展推考膠轕不合如是之甚乎希更有以教之

是篇援据精審不能增減一字 懿行

答翁覃谿鴻臚卿書 庚午季冬

蘇齋老人閣下前接手示知冬至後尊體不適許靜定數日有以見教近已愈否念念長至前數日嘗趨謁未得見肅為盧抱經學士弟子神交已久甲子在都相待甚厚海內大儒如大興朱文正嘉定前詹事青浦王司寇等皆漸次凋謝惟存先生彼此所願亟見而不可得者現為吳鑑菴通政纂輯中州文獻考此絕大著作以一人總之本猝猝無暇而所與往還講論書問不絕者惟吾鄉秦少司寇高郵王觀察父子儀徵阮侍郎棲霞郝農部數人皆古君子非特學

問優也閣下亦不朽人物於諸君中當屈一指故願
請見若在他人有延之而不往者矣王石渠觀察之
待庸也謂門者曰客來則謝以疾惟臧某至延之進
因心感之蓋此輩不知我等學問道義之交未免以
貴賤為軒輕且不知庸於先生有知己之感久未見
欲一吐其中懷也手示云前接讀大刻所以未覆者
一則無所説不便空覆憶場後至今二呈拙刻一則
託汪少詹事轉寄蔡中郎月令章句也一則遣僕賫
呈試藝偶存也阮公之評月令章句序也曰後漢儒
者之學可與康成媲美者中郎一人而已身前死已
極枉後之名又為庸腐者所汚得此昭雪可為快事
昨小峴先生書來又曰叙為中郎辨究甚善惟中郎
被辟稱疾時卓必欲致中郎進退之際宜以死殉才
是不降不辱卓為漢賊聞其誅而嘆雖非同逆亦過
矣所見之不同若是何以無説試藝有朱文正秦司
寇阮司農蔣祭酒諸君之評論并庸自記書跋皆誌
知感明經義頗可觀覧閣下將善其抒寫夙學不規
規於墨腔試調為有所取耶抑以其不類場屋文字
當見擯于有司而別有以教之耶呈改之意正欲其
有説耳段君周禮漢讀考大致精善間有一二過于

自信處然非深于學者不能道未識閣下所欲辨正
者何事是非黑白自有定見後生小子安敢輕啟辨
難之端殷殷請誨之心竚企以待覽此可識鄙人之
於先生形迹雖踈仰懷寔至有暇且當名以見之私
以為即有蘇文忠當世亦宜願與之交如朱文正錢
詹事王觀察阮司農諸公較之古人有過無不及也
知己者定不以為狂言庸頓首

與陳雪香少司空書 辛未孟春

場前競傳先顧李尚之近日士習善奔走貴介輕謝
客二者交失如閣下之趨士有古大臣風或以為既
物色李生矣則李生當捷此又以私意測之也蓋趨
賢愛士閣下之盛懷也試卷先由房考推薦此科場
之定例也遇不遇有命存焉二者固當分以觀之客
臘枉顧不罪其妄刻闈藝且許其文筆高古又言即
棘闈未取揭曉方悟亦無害為相知此真堪為知己
者道庸亦以場外知己畢竟勝於場中蓋場中衹就
一時之見衹憑一日短長未足為定不若場外能卷

其人之平生參以衆人之公論核以一己之定評而賢否始無所遁然則庸之見知於閣下不較之所舉多士更有深爲者乎然此種議論止可一二人共喻囙難與俗人道也俗人以得失爲工拙并以得失爲榮辱一聞此言必有顧視而竊笑者矣他何計爲承索拙著古文歸録近作數首呈覽率筆書此不足以言文也

答翁覃溪先生毛詩下武解 辛未孟春

昨承下詢詩下武王何解按經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傳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周家最大世世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也故下文三后在天毛傳曰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爾雅釋詁繼武也郭注詩曰下武維周毛傳用爾雅而鄭箋從之景純又從毛鄭也且序云下武繼文也是以武爲繼又本之小序序又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爲此通解下武二字之義先字即針對下字箋云下猶後也亦本之序說上者爲先故下

為後五章曰繩其祖武毛傳繩戒武迹也箋云戒慎
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按生民履帝武敏
歆毛傳曰武迹也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毛傳
本此與釋詁繼也一解義通繼美先人猶行者之足
跡相續也是下武之為後繼於本經及生民篇具有
明文爾雅釋詁釋訓兩存其義小序開毛鄭之先郭
注步傳箋之後誼訓確鑿安敢捨此橫生別解且序
云武王有聖德經云三后在天明是言武王纘太王
王季文王之緒不知以下武為言文武起自何人至
以下武為當作大武寔屬非辭庸幼師抱經學士於
經旨未敢穿鑿傳會竊本舊說請正未識然否貴通
家辛君既精熟諸經愛拙刺蔡今可即以此冊為贈
再奉上一冊檢入庸頓首

此節朱傳據或說謂下當作文以下武為文武
然文武維周誼已不了且首句既文武並稱末
句又单指武王解哲王為太王王季而解三后
又增入文王支離遷就恐難信以文中融會衆
文俾小序傳箋及爾雅詁訓之誼無不貫串正
不止申明毛鄭也秉虔識

翁鴻臚答書附

承示尊著下武解此沿於舊說也舊說誤讀序繼文也之義（此與文王有聲序繼伐也相對為文）序繼文也周之有天下其寔上文而不上武此方是繼文也之義嚴氏詩緝戴氏續讀詩記皆言世脩文德以武為下此定說也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體膺上聖運鍾下武此在爾時豈可云武迹乎庾信華林園馬射賦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此豈可云武迹魏書肅宗紀亦以文思對下武至北宋真宗封泰山文云尊賢尚德下武緩刑此即偃武義尤明白斷無武字訓迹之理後人作文武固不可豈舊說必可乎毛鄭有必不應從者此須平心酌之段君漢讀考過泥鄭說太多愚亦有數行說之尊刻稱鄭康成曰先師其寔但稱康成先生可矣

庸按李善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引蕭子顯齊書記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以太子即位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然則王序所云下武者正本毛鄭之義言世祖繼迹高祖不謂以武為下也李善解是

中华古籍保护